

·语言本体研究·

## “呈现类”句子中的 动宾双系形容词状语

郑贵友

本文讨论“呈现类”句子中的动宾双系形容词状语（记作  $A_{状}$ ）以及与之相关的句法、语义问题。

这里所说的含  $A_{状}$  的“呈现类”句子指的是下边的句子：

1) 一进门靠墙的是一个衣柜 再往里是一排书架 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放着一些书 虽然新旧不一 却都是干干净净的（《民间传奇》1994年1期 P44）

2) 两个人总是合不来 上课下下都不说话 共用的课桌中间也笔直地画着一条界线 算是“楚河汉界” 双方都不能越境（《中外儿童故事》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1989年3月 P34）

这两例中划线的部分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含  $A_{状}$  的“呈现类”句子。在语义上 它们都表示在某个背景下 某实体的某一特定的性态得以“呈现”。

在形式上 这类句子都含有一个  $A_{状}$  如 1) 中的“整整齐齐”以及 2) 中的“笔直”等。 $A_{状}$  在句法、语义上同时联系着句中动词和宾语：一方面  $A_{状}$  在语义上联系着句中的宾语，例如 1) 中的“书——整整齐齐”，2) 中的“界线——笔直”等。另一方面  $A_{状}$  既处状位，则它与句中动词语的句法联系就是现实的。据此，这里称  $A_{状}$  为“动宾双系形容词状语”。

这类句子都可以码化为：

$S_{V-\alpha(C)}: NP + A + VP + O$

其中:

$S_{V-\alpha(C)}$  含“动宾双系形容词状语”的“呈现类”句子。

NP 是句首具有“方所”意义的名词语。

A 句中“动宾双系形容词状语”。

VP 句中具“呈现”意义的动词。有时也指整个动词语(含宾语)。

O 句末宾语 通常表现为名词或名词性词组。

从语料所反映的情况来看,单音节 A 状没出现 据此 这里将 A 的范围限定在双音节 (AB 式、AA 式) 三音节 (ABB 式) 四音节 (AABB 式、A 里 A、B 式、ABCC 式、BABA 式等) 之内。此外的一些形容词性的词组(凝固的或自由的) 都不在讨论的范围之内。

### 一、结构、特征

$S_{V-\alpha C}$  类句子如前所述,它是表示某种背景下 某实体的某一特定的性态得以呈现的句子。

在结构上,这类句子也有其独特之处。

从总体来看,这类句子都可以分为四个段落:

书架上 整整齐齐地 放着 一些书。

A            B            C            D

A 段 NP(“书架上”)是个方所名词语 在句中表示某种性态得以“呈现”的方位、处所即“呈现背景”。B 段 A<sub>状</sub> 是一个动宾双系的形容词状语,它在句中扮演着很重要的句法、语义角色。C 段 VP 动词具有“呈现”意义(如上两例中的“摆”、“划”等等),VP 后有时附带“~着”,有时附带“~了”。句子的 D 段是一个表“呈现实体”的宾语 通常体现为名词语。

在  $S_{V-\alpha C}$  句中 A 段必须是一个方所名词语,而且, NP 在正常情况下是出现的。在极少数情况下,如果句中相关词语(A 或者 VP)的语义特征中包含了“方所”意义时 句首方所“NP”可以隐而

不现：

3)就在胡哨声停下来的同时“呼啦”一下围上来一大群马弁。每个马弁都明晃晃地拿着一把刀。(《今古传奇》1989年3期 P102)

4)一说帮小张老师搬行李 大家情绪都很高 张老汉也大大地扛了一个包 乐颠颠地往院子里走。(《故事会》1989年3期 P13)

很明显 3)中的动词“拿”的语义特征要求与之相应方所名词语为“手/手里”而 4)中的动词“扛”的语义特征要求选择“肩上”与之搭配。由于这里的选择搭配是一一对应的、自然的 因而在自然语言的表述过程中往往可以略去。但既是略去的自然也可以补出来：

3)'就在胡哨声停下来的同时“呼啦”一下围上来一大群马弁。每个马弁手里都明晃晃地拿着一把刀。

4)'一说帮小张老师搬行李 大家情绪都很高 张老汉肩上也大大地扛了一个包，乐颠颠地往院子里走。

因而 3)、4) 之类的句子也应视为‘呈现’类句子。这类句子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句首的名词语通常是表人或物的施事成分。二是被省略的成分通常是这个句首的表人或物的名词性成分的“肢体”或部件 例如 3)中的‘手里’以及例 4)中的‘肩上’与各自的主语‘马弁’、‘张老头’之间都属于这种关系。而‘手里’和‘肩上’也都是具有方所意义的名词语。

总之，A段为方所名词语、 $A_{方}$ 的存在以及 VP 动词具有‘呈现’意义 这些都是  $S_{V-O_C}$  句在结构上的主要特征。

## 二、构件、联系

在  $S_{V-O_C}$  句子的内部，句首方所名词语是某种性态得以呈现的背景 所以 表面上看，NP 与后边的各要素之间的语义联系比较松散，但实际上 NP 不论在结构上还是在语义上都是必有的或者可以补出的 否则句子的结构、语义就不完整或者干脆就不成其

为‘呈现类’句子了。

### 2.1 VP 与 O

如前所述在  $S_{V-O}C$  句之中,VP 是具有‘呈现’意义的动词,实体 O 有的是在 VP 动作实施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例如 1)、3)、4) 中的‘书’、‘刀’、‘包’。有的是的则是经 VP 动作、变化之后才出现的如 2) 中的‘界线’。但不论如何,句子在语义上都着重表述某种动作、变化的持续或者完成之后产生的某种状态、结果的呈现而不侧重某种动作和这种动作结果之间的发生过程。上边几例中的 VP 与 O 都是动作与受事的关系。

有时还可以是动作与施事的关系:

5) 老章推门出来,只见院子中间高高矮矮地站着几个男女。就问:“你们也都是来要债的吧 都请进来吧 都请进来吧!”《故事会》1989 年 3 期 P44)

例中的宾语‘几个男女’是动词‘站着’的施事。

还有一些句子中,VP 与 O 表示一种自然发生的过程或者结果:

6) 铜矿的前边不远就是柞村,村子西边乱蓬蓬地长着一片茅竹 老远的就能看得见(《十月》1993 年 3 期 P22)

这种情况下的 VP 与 O 之间的施受关系就更加淡漠了。

结合主语的情况  $S_{V-O}C$  句有两个主要类型:

a 式  $NP_{处} + A + VP + O_{施/受}$  [例 1)、2)、5)]

b 式  $:NP_{施} + NP_{肢体} + A + VP + O_{受}$  [例 3)、4)]

如前所述在  $S_{V-O}C$  中,  $A_{状}$  都表示 O 在某种背景或情境中的特定的性质、样态 它们都由 VP 的实施而得以呈现的。有些句子中的 VP 使 O 的某种性态在某种背景得以‘静态呈现’(以下记作  $VP_1$ ) 有的 VP 则表示某种‘动态、呈现’(以下记作  $VP_2$ ) 但二者在句法和语义上有足够的同一性,因而,这里、将它们归为一类,下面是收集到的可以出现在  $S_{V-O}C$  句子中的动词。<sup>①</sup>

VP<sub>1</sub> + 静态呈现】:

坐 站 立 睡 躺 住 蹲 趴 钻 挤 跟 围 骑  
 等 守 藏 垂 积 倒 停 落 有 生 长 开 结  
 冻 亮 横 斜 挂 放 搁 摆 贴 插 别 架 铺  
 垫 夹 压 挑 踩 盛 绕 缠 锁 堆 装 罩 盖  
 包 塞 织 绣 印 刻 写 抄 画 涂 种 栽 补  
 点 洒 拉 吐 捆 绑 戴 穿 拿 握 托 抬 含  
 叼 背 扛 卧 ……

埋伏 陈列 排列 残存 存在 ……

含 VP<sub>1</sub> 的句子如上述各例。

VP<sub>2</sub>【+ 动态呈现】:

漂 浮 飞 游 闪 烧 滚 走 跑 来 生 长 结  
 ……发生 出现 呈现 显现 展现 浮现 显出 漂浮  
 翱翔 浮动 活动 流行 ……

起来 过来 回来 出来 进来 下来 上来 飞来  
 走来 跑来 上去 下去 进去 出去 回去 过去 ……

下边是几个实例:

7) 公路上鬼鬼祟祟的跳出一只火红的狐狸(莫言《红高粱家族》解放军文艺社 1987年 5月 P43)

8) 村里街道上水深及膝 骡马牛羊都泡在水中 水上稀薄地漂着牲畜的排泄物(莫言《红高粱家族》解放军文艺社 1987年 5月 P208)

9) 他的眼前昏昏黄黄地晃动着路的影子。(莫言《红高粱家族》解放军文艺社 1987年 5月 P10)

10) 静默。窗外天空断断续续地传来愉快的鸽哨声(《曹禺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年 4月)

上述动词都具有‘呈现’的语义特征。这里的‘呈现’可以这样解释:

a. 在语义上, 这类动词有的表示某实体经过某种动作后的“静态存在”或者“静态存现”(VP<sub>1</sub>类)。

有的表示与某实体有关的某种动作、变化“正在持续”或者“正在继续”(VP<sub>2</sub>类)。这二者在语义上的共同特点就是表示动作的结果和动作、情状持续, 使含有这类动词的句子具有特定的意义特征: 某处存在某状态。

在这一点上, VP<sub>1</sub>类动词更加显而易见, 它们都表示某种动作的结果或状态。VP<sub>2</sub>类动词直观来看是动态的, 但用在具体的句中也表示某种广义上的存在, 处于某一背景之中某种动作的持续或继续的本身实际上就是一种“存在”。由此, 可以看到该类句子的整体模式对于句子整体意义的规定或者影响作用是很大的。

b. 上述 VP【+ 呈现】语义特点在形式上的表现是:

(1) 这类动词在在进人 S<sub>V-α(C)</sub> 句子中不能单独作述语, 不能重叠, 其后通常附带具有持续意义的助词“~ 着”或具有完结意义的助词“~ 了”。在整体句子格局上, 句子的开始总是有一个 NP 方所作为某种呈现的背景, 句子的末尾总是带有一个呈现或被呈现的实体, 这些都是构成“呈现类”句子的外部特征的主要因素。例见上。

(2) 动词前用“没有”否定而不用“不”否定。如:

\* 6) ‘村子西边不乱蓬蓬地长着一片茅竹。

6) ‘村子西边没有乱蓬蓬地长着一片茅竹。

\* 7) ‘公路上不鬼鬼祟祟的跳出一只火红的狐狸。

7) ‘公路上没有鬼鬼祟祟的跳出一只火红的狐狸。

一般而言, “没有”用于否定某种存在, “不”用于否定某种动作或某种性质, 二者的分工是不同的, 上述两例很好地体现了这种差别。

(3) 含上述动词的句子提问时用“是不是”而不用“V 不 V”。还是上两例:

\* 6)' 村子西边长不长着一片乱蓬蓬的茅竹？

6)'' 村子西边是不是乱蓬蓬地长着一片茅竹？

\* 7)' 公路上跳不跳出鬼鬼崇崇的一只火红的狐狸？

7)' 公路上是不是鬼鬼崇崇的跳出一只火红的狐狸？<sup>②</sup>上述  $S_{V-O(C)}$  句中 VP 动词的这种语义特征，决定了在汉语中下列动词通常是不具有‘呈现’意义的：

a. 一些非动作动词 如 姓、称、是、像、属于、符和、等于、成为等等。

b. 助动词 会、能、能够、可以、应该、愿意、愿、敢于、勇于等等。

c. 趋向动词：~上、~下、~进、~出、~回、~过、~开、~起、~来、~去等等。

## 2.2 A

前文(2.2)中曾谈到  $S_{V-O(C)}$  句有两个大的类型：

a.  $NP_{处} + A + VP + O_{施/受}$

b.  $NP_{施} + NP_{肢体} + A + VP + O_{受}$

在这两种形式中 从性态 A 的形成来看 可以发现 A 总体上表示某种使成的性态 是由 VP“使成”或者说是由 VP 的实施才得以呈现的(如“乱蓬蓬”之与“长”、“鬼鬼崇崇”之与“跳出”)， $A_{状}$  的这种语义特征可记作  $A_{状} [+ 呈现性态]$ 。

在结构上， $A_{状}$  似乎只与 VP 有直接的联系，但在语义上它至少要 and O 实体有联系 因而在  $S_{V-O(C)}$  句中， $A_{状}$  和 O 虽然在形式上只是一种间接的同现，但在句子的深层结构中，A 要么是对 O 进行某种限定，要么进行某种描写或说明或者二者兼而有之。这就决定了 O 在形式上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

另外 在某些情况下， $A_{状}$  在同 O 具有语义联系的同时，还同 VP 具有语义上的联系，6)中的‘乱蓬蓬’在语义上是由动词‘长’呈现出来的特定的性态，另一方面，它又是“长”的结果。 $A_{状}$  与 VP， $A_{状}$  与 O 之间的句法、语义联系决定了  $A_{状}$  在表义上的二重

性。对于 VP 而言, A<sub>状</sub>【+呈现性态】对于 O 而言, A 又表示某种实体性态。后者在下列变换中看得更清楚:

- a. ....院子中间高高矮矮地站着几个男女。  
 - 院子里站着高高矮矮的几个男女。  
 b. ....村子西边乱蓬蓬地长着一片茅竹。  
 - 村子西边长着一片乱蓬蓬的茅竹。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对于某实体的观察、认识是多角度、多侧面的。因而, 某实体的可呈现性态也是多重的, 这就相应地决定了 A<sub>状</sub> 所表的、在某种背景下呈现出来的特定性态具有一定的可选性、易变性即暂定性。如:

村子西边『乱蓬蓬/清清脆翠/高高矮矮...』长着一片茅竹。

例中的‘茅竹’的多重性态都可以通过‘长’得以呈现, 而‘乱蓬蓬’只不过是其全豹之一斑而已。

另一方面, S<sub>V-O(C)</sub> 中的 A<sub>状</sub> 在语义上都具有某种程度的“夸说性”, 它和前文说到的 A<sub>状</sub> 的‘暂定性’一起构成了 S<sub>V-O(C)</sub> 句状位对 A 的选择条件。某些 AB 式表人或事物的恒久属性的形容词很难自由地进入状位, 而当该类形容词出现在句中状位时通常附带表程度意义的副词。例如:

\* 11) 路边高大地立着几座架线铁塔。

11)' 路边『十分/非常...』高大地立着几座架线铁塔。

或者 A 变成复杂形式:

11)'' 路边高大大地立着几座架线铁塔。

即使如此, 也还是有一部分 AB 式形容词不能进入状位。

上述种种现象, 如果从另一个侧面来看就是, 前述 A<sub>状</sub> 的表义上的二重性要求 S<sub>V-O(C)</sub> 句状位通常选择形容词的复杂形式, 如: AA 式、ABB 式、AABB 式 A 里 AB 式以及 BABA 式、ABCC 式等等。

下面是收集到的有关 A 的集合。<sup>③</sup>

均匀 零乱 凌乱 零散 明显 模糊 浓郁 蓬松 平稳  
 清楚 清晰 稀疏 整齐 笔直 薄薄 白白 矮矮 扁扁  
 长长 稠稠 粗粗 脆脆 淡淡 短短 方方 肥肥 高高  
 光光 黑黑 红红 厚厚 黄黄 尖尖 宽宽 蓝蓝 绿绿  
 乱乱 满满 密密 嫩嫩 浅浅 平平 青青 软软 深深  
 松松 旺旺 稳稳 稀稀 细细 小小 新新 醅醅 硬硬  
 圆圆 窄窄 直直……

矮墩墩 白乎乎 白花花 白晃晃 白茫茫 白朦朦 碧油  
 油 沉甸甸 稠乎乎 粗墩墩 短巴巴 短撅撅 短秃秃  
 肥乎乎 粉乎乎 干梆梆 干瘪瘪 光亮亮 光灿灿 光溜  
 溜 黑黢黢 黑洞洞 黑乎乎 黑压压 黑油油 红乎乎  
 红艳艳 厚实实 滑溜溜 黄澄澄 黄乎乎 灰蒙蒙 急喘  
 喘 金灿灿 金煌煌 金晃晃 金闪闪 紧巴巴 紧绷绷  
 蓝英英 蓝莹莹 烂乎乎 凉丝丝 凉苏苏 亮光光 亮晶  
 晶 亮堂堂 绿葱葱 绿茸茸 绿荫荫 绿莹莹 绿油油  
 乱乎乎 乱蓬蓬 乱糟糟 密麻麻 密匝匝 面乎乎 明晃  
 晃 粘乎乎 蓬茸茸 蓬松松 平稳稳 平展展 清凌凌  
 清幽幽 轻飘飘 热滚滚 热烘烘 热腾腾 软和和 软乎  
 乎 软溜溜 软绵绵 软鼓囊 松垮垮 松散散 稀溜溜  
 细溜溜 血乎乎 血淋淋 虚飘飘 暄腾腾 硬梆梆 油花  
 花 油光光 油腻腻 圆溜溜 匀溜溜 脏乎乎 贼溜溜  
 直撅撅 直溜溜 直挺挺 皱巴巴 皱鼓囊 匀得溜儿 匀  
 得乎儿……

稠稠密密 瓷瓷实实 粗粗糙糙 粗粗拉拉 方方正正 肥  
 肥大大 肥肥实实 干干巴巴 干干净净 高高大大 公公  
 整整 孤孤零零 孤孤单单 古古怪怪 光光溜溜 含含糊  
 糊 含含混混 厚厚实实 花花梢梢 豁豁亮亮 简简单单  
 结结实实 宽宽敞敞 宽宽绰绰 拉拉杂杂 烂烂乎乎 凉

凉快快 了了草草 零零碎碎 零零星星 麻麻利利 蒙蒙  
 胧胧 密密实实 明明晃晃 模模糊糊 粘粘乎乎 蓬蓬松  
 松 平平坦坦 破破烂烂 朴朴通通 齐齐整整 清清楚  
 楚 琐琐碎碎 完完整整 清清爽爽 清清凉凉 热热乎乎 软  
 软乎乎 松松软软 素素净净 严严实实 严严实实 阴阴  
 沉沉 隐隐约约 整整齐齐 古里古怪 白不咧毗 黑不溜  
 秋 花里胡梢 灰了瓜叽 灰不溜秋 素了瓜叽 圆鼓隆咚  
 ……

## 2.3 呈现性态与本体/非本体性态

### 2.3.1 本体/非本体性态

这组概念主要是对  $\bigcirc$  实体而言的。“本体性态”指的是  $\bigcirc$  实体的某种性态。

“本体性态”可以作如下理解：

a. 某个体自身所具有的、能够反应其本体特性的某种性态。

如：

12) 课桌中间笔直笔直地划着一道界线。

例中的“笔直”对于“界线”来说属于“本体性态”。

b. 为每个个体都具有的某种群体性态。如：

13) 太阳穴上柔柔地帖着一缕黑发。

例中的“柔柔的”为“每一根黑发”所具有并为“一缕黑发”所共有，它是“一缕黑发”的本体性态。

在形式上，对于  $\bigcirc$  实体来说， $A[\bigcirc + \text{本体性态}]$  通常有两个功能职位，既可以处定位对  $\bigcirc$  加以限定，也可以处述位对  $\bigcirc$  加以表述、说明：

12) 课桌中间笔直笔直地划着一道界线。

— 一道笔直笔直的界线划在课桌中间。

— 课桌中间划着一道界线，[界线] 笔直笔直的。

13) 太阳穴上柔柔地帖着一缕黑发。

- 一缕柔柔的黑发贴在太阳穴上。
- 太阳穴上贴着一缕黑发[黑发 柔柔的。

上两例原式中的形容词‘笔直笔直’和‘柔柔’分别是对‘界线’和‘黑发’的修饰而在变换式中,‘笔直笔直’和‘柔柔’又分别是对“‘界线’和‘黑发’的表述,只不过表述对象承前省略而已。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当 A[ + 本体性态 ] 时, A 可以在句中 O 前后的句法位置上与 O 同现。

下边是几个实例:

14)屋子右边放了一张床,床上单薄地铺着旧床单,推着破被。  
(《曹禺选集》人民出版社 1987年4月 P207)

15)黑骡子光滑的屁股上星星点点地反映着阳光。(莫言《红高粱家族》解放军文艺社 1987年5月 P17)

相应的,‘非本体性态’可以作如下如界定:

a. 某一群体而非其中的某个体在特定背景中呈现出来的某种性态。如:

16)湖面上远远近近地漂浮着几只船。

例中的‘远远近近’是‘几只船’的总体性态,如果只是‘一只船’,则无所谓远近。

b. 某个体相对于其他个体或参照特定背景所呈现出来的某种性态,离开其他个体或脱离这种背景则不具有这种性态。如:

17)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孔子的画像。

“端端正正”是‘孔子的画像’处于‘墙上’这一背景时所呈现出来的特定性态,因而,此处的‘端端正正’对于‘画像’来说属‘非本体性态’。

在形式上, A[ - 本体性态 ] 只有一种功能职位, 处述位对 O 实体进行陈述。如 16) 和 17) :

16)湖面上远远近近地漂浮着几只船。

- 湖面上漂浮着几只船[几只船]远远近近的。

· \*几只远远近近的船漂浮在湖面上

17)墙上端端正正地挂着孔子的画像。

— 墙上挂着孔子的画像[孔子的画像]端端正正的。

· \*端端正正的孔子画像挂在墙上。

上边的事实证明当 A[-本体性态]时,A通常不能自由地出现在 O前定位上与 O同现并对 O加以限定。

下边是几个实例:

18)这时,在通向三三家的胡同里已经前前后后排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车 任是谁也难得过去(《收获》1987年3期 P23)

19)墙上高高低低地挂着一串串红辣椒(《中国语文》1993年5期 P349)

上述种种情形在现实的言语表现中是普遍的。

### 2.3.2 呈现性态与本体/非本体性态

“呈现性态”和“本体/非本体性态”看似两组不相干的概念,但实际上二者之间暗含着某种转变关系,而且,也正是这种转变关系决定了  $S_{V-O(C)}$  句中的  $A_{状} - A_{定}$  原义易位的成立与否。

在  $S_{V-O(C)}$  中,A不论处状位还是后移到定位,本体上总归是一个,只不过处在不同的句法位置时,相关词语即所处句法位置可能要赋予它不同的语义选择特征,因而,要使 A 由状位顺利后移到定位就必须保证 A 处于不同的句法位置时所具有的语义特征得到某种意义上的沟通或转变。A<sub>状</sub>所表示的是 O 实体经 VP 动作呈现出来的某种性态因而实质上 A<sub>状</sub>【+呈现性态】蕴涵的仍然的 O 实体的某种性态 这为  $A_{状} \rightarrow A_{定}$  原义易位提供了可能。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看到 O 实体的两种性态:“本体性态”和“非本体性态”中通常只有前者可以出现在 O 前定位上对 O 实体进行修饰,而后者只能对 O 实体加以表述 因而在  $S_{V-O(C)}$  中只有当  $A_{状}【+呈现性态】 \rightarrow A_{定}【+本体性态】$  的沟通或转变关系得到

保证 即当  $A^{\text{I}} + \text{呈现性态} + \text{本体性态}$  时,  $A_{\text{状}} \rightarrow A_{\text{定}}$  原义易位成立。前边几例都说明了这一点:

12)' 课桌中间划着一道笔直笔直的界线。

13)' 太阳穴上帖着一缕柔柔的黑发。

14)' 屋子右边放了一张床, 床上铺着单薄的旧床单, 堆着破被。

15)' 黑骡子光滑的屁股上反映着星星点点的阳光。

再如:

20)架上红红绿绿地摆着几大捆布匹。

- 架上的摆着几大捆红红绿绿的布匹。

21)屋里的陈设非常简单, 除了北边靠墙有一张木床外, 地中央是一个方桌 方桌上厚厚地放着几本书 上面落了一层灰尘 看样子已经很久没有人翻动了(《十月》1989年3期 P76)

- 屋里的陈设非常简单 除了北边靠墙有一张木床外 地中央是一个方桌 方桌上放着几本厚厚的书 上面落了一层灰尘 看样子已经很久没有人翻动了。

上述几例易位前后的语用差别是十分明显。易位前,  $A$  处于句中状位,  $A_{\text{状}}$  的主要作用是修饰、限制它的后续成分—— $VP + O$  在表述上,  $A_{\text{状}}$  所承载的语义内容被特别的强调、突显——汉语句中的状位通常是一个容纳对比焦点的句法职位; 易位之后,  $A$  处于句末定位, 此时, 它的主要作用是对  $O$  宾语加以修饰、限定, 与此同时,  $A_{\text{定}}$  和宾语  $O$  一起 构成句末焦点,  $A_{\text{定}}$  的语义内容溶解于其中。

与此相应的 当  $A^{\text{I}} + \text{呈现性态} + \text{本体性态}$  时,  $A$  不能处  $O$  前定位与  $O$  同现 因而句中  $A_{\text{状}} \rightarrow A_{\text{定}}$  原义易位不成立, 如前几例:

\* 16)' 湖面上漂浮着几只远远近近的船。

\* 17)' 墙上挂着孔子的端端正正的画像。

18)’这时，在通向三三家的胡同里已经排满了各种各样的大大小小的前前后后的车，任是谁也难得过去。

19)’墙上挂着一串串高高低低的红辣椒。

再如：

22)跟在云七后边的是一个七、八岁左右的男孩。男孩的头上歪歪溜溜地戴着一顶破帽，看上去满滑稽的。(《故事会》1987年3期25)

\* 22)’跟在云七后边的是一个七、八岁左右的男孩。男孩头上戴着一顶歪歪溜溜的帽子，看上去满滑稽的。

23)路边零零散散地站着几个人。

\* 23)’路边站着几个零零散散的人。

? 23)’’路边站着零零散散的几个人。

上述几例及其变换式中所体现的句法规则在动态的  $S_{V-O(C)}$  中表现得更加清楚：

24)房间里晃晃悠悠地走出一个人来。

\* 24)’房间里走出一个晃晃悠悠的人来。 ——(a)

24)’’一个人晃晃悠悠地走出房间来。 ——(b)

\* 24)’’’一个晃晃悠悠的人走出房间来。 ——(c)

在上述三个变换式 a、b、c) 中，a) 式中的‘晃晃悠悠’显然不是“人”的本体性态，(a) 式不成立。(b)、(c) 两式证明‘晃晃悠悠’是“人”在走的过程中产生的‘伴生性态’而‘伴生性态’是不能作为修饰语(定语)置于主语‘人’之前的。<sup>④</sup>(c) 式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证明  $\bar{A}$  - 非本体性态 不能修饰 O 实体的。

除了上述词语配置、选择方面的因素而外，句子当中的某些结构方面的因素也影响着上述易位的成立与否。

观察表明，如果  $S_{V-O(C)}$  句中的 O 部分是一个‘套内成分’，<sup>⑤</sup> 则上述  $A_{定} \rightarrow A_{状}$  原义易位不成立。例如：

25)小杂货店门前的小黑板上方方正正地写着：“新到臭豆腐、

酱豆腐、啤酒、香油！”《民间传奇》1988年3期 P37)

\* 25) ‘小杂货店门前的小黑板上写着方方正正的“新到臭豆腐、酱豆腐、啤酒、香油！”

上边例 25) 句中的 O 部分是一家小卖店的广告内容，在语表形式上它体现为一个“套内成分”变换之后 A 不能与之直接同现，25) ‘是不自然的。

## 2.4 呈现性态与基本/非基本性态

### 2.4.1 基本/非基本性态

这两个概念与下列语言现象有关：

26) 门前挂了一盏红彤彤的灯。

→ 门前红彤彤地挂了一盏灯。

27) 姑娘的心里翻动着一股凄楚的情思。

→ \* 姑娘的心里凄楚地翻动着一股情思。

上边这两个句子在结构上的共同点在于：句句中的 A 都处于 O 前定位 可记作  $S_0$  并且码化为：

$S_0: NP + VP + A + O$

在语义上，上边两例中的 A 都表示句中宾语 O 的某种性态，可记作  $A_{\text{定}} + \text{实体性态}$ 】。

实际上，上边两个例句的内部情况是有所不同的。

例 26) 本来就是由  $S_{V-O(C)}$  变换而来的，所以，它能够顺利地还原为  $S_{V-O(C)}$  句，途径是进行  $A_{\text{定}} - A_{\text{状}}$  原义易位，正如上述变换式所表示的那样。

例 27) 不能进行  $A_{\text{定}} - A_{\text{状}}$  原义易位。两例在句式变换方面所体现出来差异实际上说明了一个问题，即在  $S_{V-O(C)}$  类句子中， $A_{\text{定}} \rightarrow A_{\text{状}}$  易位是有条件的。

如(2.2)所述，任何实体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进行认识、观察，这就决定了实体性态的多重性。而实体的这种多重性态在人们的认识中并不是等齐划一的，其中通常有一种或几种

是常见的、基本的，一提到某种实体，人们马上就能在头脑中作出反应的性态是实体的“基本性态”即 A【+ 实体性态】。

在表义上，A【+ 基本性态】都是含有一定维量（如长、宽、高、浓度、亮度）等外现意义的形容词（如前述例子中的“笔直笔直”、“红彤彤”等等）。

在组合上，与 A 搭配的通常是表具有外在形态事物的名词（如上文中的“界线”和“灯”等等）。

在内部构成上，这类形容词大多表现为形容词的复杂形式。（如前述“笔直笔直”、“红彤彤”等）。

与之相对的，实体的那种不常见的、特殊的、或隐含在实体内部而只是在少数情况下才得以呈现的性态是实体的“非基本性态”。

在语义上，A【- 基本性态】都是表示某种内在的、不具维量意义的形容词（例如前文中的“凄楚”之类）。

在句法组合上，与 A 搭配的名词语通常是表示不具有外在形态事物的名词语（例如前文中的“情思”等）。

在构成形式上，这类形容词大多体现为 AB 式形容词（或者意义引申或者虚化了的三音节、四音节形容词，如“他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话”中的“冷冰冰”等等），上边的讨论证明，具有上述两种语义特征【+ 基本性态】- 基本性态】的形容词 A 在语表形式上也是对立的。

下边是一些具体的例子：

28) 可是他刚刚高兴了没几天，就收到了《未来》杂志编辑部寄来的一个邮件，里面夹着一份冷冰冰的退稿信。（《故事会》1986年3期 P13）

29) 大厅的尽头是一面巨大的光壁，壁前通明的灯火映照着一个古朴夯实的兵刃架，兵刃架上放着几把罕见的兵器。（《今古传奇》1991年3期 P85）

很明显 如果只提到“退稿信”人们首先能够想到的往往是“长长短短/薄薄厚厚”等等 而“冷冰冰”不会是第一反映。相较之下 前者是“退稿信”的“基本性态”后者是它的“非基本性态”。同样的道理，

29) 中的“罕见”是兵器的“非基本性态”。

这里所说的“实体”通常是有形的，有形的实体其基本性态往往是形之于外的，或可计量的，如长度、宽度、形状、重量、浓度、可见度等等。原因主要在于这些因素都具有较强的“可呈现性”。无形的存在，其本质属性通常是无形的。处于某种语用上的需求（如形象化等）这种无形的属性在自然语言的表述过程中，往往被“外现化”，即往往被当做具有外现形态的某种性态加以表述。例如：

30) 玉兰心中泛起一种『淡淡/深深……』的失落感。

例 30) 中的“失落感”作为一种无形的存在，它通常可以是“难言”的，也可以是“凄楚”的，但相较之下，“淡淡的”或“深深的”更具“外现性”，因而，也更具有“可呈现性”，后者通常被认作是它的“基本性态”。

“基本性态”和“非基本性态”都隶属于一个上位概念：“实体性态”。

#### 2.4.2 呈现性态与基本/非基本性态

“呈现性态”与“基本/非基本性态”这两组看似毫不相干的概念之间也存在着沟通或转变关系，而且正是这种沟通或转变关系影响着  $S_0$  句中的  $A_{定} \rightarrow A_{状}$  原义易位的情况。考察证明，在  $S_{V-\alpha(C)}$  中，当  $A_{定}$ 【+基本性态】时， $O$  实体的某种性态最具“可呈现性”， $A_{定}$ 【+基本性态】可转变为  $A_{状}$ 【+呈现性态】， $A_{定} \rightarrow A_{状}$  之间的沟通得以实现。即当  $A$ 【+基本性态，+呈现性态】时， $S_0$  句中  $A_{定} \rightarrow A_{状}$  原义易位顺利。反之，当  $A$ 【-非基本性态，-呈现性态】时， $A_{定} \rightarrow A_{状}$  原义易位不成立。例如：